

「印支聯邦」的經緯與展望

羅石圃

自河內席捲南越，接着吞併寮、棉，又分別和永珍、金邊締結友好互助條約，使越共駐軍成為合法化，一般都認為當年胡志明構想的「印支聯邦」，已呼之欲出。然而此一聯邦的構想能否實現？不能單憑河內一廂情願的主觀要求，而須從客觀情勢探究其已否具備組成的條件。

一 印支聯邦構想的來由

一九三一年，胡志明在新加坡組織「印支共產黨」，其成員包括越、寮、棉、泰共，翌年加入「共產國際」。至二次大戰爆發，蘇俄爲了換取「同盟國」的信任，也爲了便於各國共產黨分別組成對抗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印支共黨」亦從此分道揚鑣。惟以當時的越共僅具雛型，而寮共、棉共，更爲虛有其名，非寄生於越共，便無法進行活動，所以印支三邦共黨，仍然是三位一體。

至一九五一年，越共在中共的大力支援下，所掀起的如火如荼茶抗法戰爭，不僅獲得了南北越的羣起響應，且在寮國和高棉，亦引起了反對法國殖民地捲土重來的呼聲。胡志明爲便於寮棉共回到本國，號召國人爭取獨立，並組成抗法民族統一戰線，遂斷然令寮共、棉共自立門戶。但在越南共產黨黨綱中規定：「將來三國希望時，要組成聯邦……」，同時，越共對所屬機構的訓示亦曾指明：「在寮國及高棉，暫時組成分支機構，但以後仍由「越南共產黨」領導」，所以越共老幹部，始終以建立「印支聯邦」爲赤化工作的最後目標^①。

實現此項構想有兩種方式：一爲由寮棉共分別奪得政權後，再經過協商而與越南組成聯邦政府；二爲越共以兩國共黨名義於席捲寮棉後，分別在永珍與金邊建立傀儡政權，於三邦全部赤化之日，聯邦組織，即可應運而成。就越共黨綱中的規定看，雖似乎遵循前一方式；但它對下屬的訓示，則又反應出後一方式。至於兩國共產黨的分別自立門戶，不過是一體分枝的手法，旨在便於越共進軍鄰邦而已。

註① 「中共與越南之戰爭」，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一九七八年九月號，匿名座談會記錄。

就實際行動而言：越共於一九五三年進軍寮國。當時的寮共組織尚未具雛型，在上下寮都沒有任何組織基礎；而流竄在豐沙里與南他地區的少數寮共武裝，乃由中共於抗日戰爭期間哺育而來，其成員既多為滇邊寮族青年，且已被中國反共軍犁庭掃穴而潰不成軍，越共自亦不願讓這批寮共先入為主。然而由越共卵翼下的寮共，又苦於無法在國內生根立足，所以到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停火協定簽字後，越共軍不得不遵照協定撤出寮國。其時寮共雖獲得了桑怒和豐沙里兩省為其武裝部隊集結整編地區，無奈本身無人可以組成領導機構，以致不得不以「愛國陣線」為掩體。

寮國的「愛國陣線」係由知識份子戰後所組成，以爭取獨立為目標，在國內頗具有影響力。該陣線以蘇法努馮親王為主席，其成員多為出身皇室貴族的留法學生，但苦於缺少武裝部隊，遂被越共利用，作為寮共的外圍，並在名義上統率寮共武裝部隊，因而在桑怒豎立「戰鬪寮國」(Pathet Lao)政權，能與獨立後的永珍政府，分庭抗禮。實質上，由於「愛陣」領導層都被吸收加入寮共，而設在河內的寮共中央，又為越共的分支機構，所以「戰鬪寮國」對河內不得不馬首是瞻。不過由中共卵翼而成的另一股寮共，則一直盤踞在豐沙里地區，由北平直接指揮，形成了割據狀態，尤其在中越共關係對立後，「愛陣」則藉北平撐腰而拒受河內指揮，所以越共即將它卵翼的寮共推向前台，在永珍建立其傀儡政權。然而寮國的反共、反越勢力也相隨崛起，迫使河內祇有增加其寮國駐軍，以資鎮壓。這便足以顯示：廣大寮人多不甘成為越南的附庸^②。

一 棉共對河內的新讎舊恨

棉人與越人一向格格不入，以致越共所卵翼的棉共武裝，無法派兵掩護它回到高棉，使棉共始終祇能徘徊於寮棉邊境山區，即使在抗法戰爭過程中，也未能伸入腹地。至「日內瓦協定」簽署後，河內即將此兩營棉共全部撤回北越整訓，以便俟機捲土重來。不料越戰重起後，河內為了向高棉假道及建立庇護所，不得不遷就施亞努所堅持的前題——斷不許支援棉共，所以越共迄不敢將其螟蛉送回高棉，且對高棉新起的另一棉共——「赤吉蔑」(Kmer Rouge)的求援，亦愛莫能助，而使彼此關係有如秦越。

一九七〇年，龍諾組成高棉反共政府，出兵驅逐越共。河內與金邊既已化友為敵，乃使長期寄生於越共的棉共——「吉蔑越盟」(Kmer Vietnamh)，乘機回國加入棉共陣營，一致與棉境的越共軍並肩作戰。但「赤吉蔑」早已洞燭河內利用其螟蛉奪取領導權的陰謀，處處加以監視，加上這批離開高棉已有十六年之久的棉共份子，一旦回國，一切都感到隔閡，被譏為「半高棉人」，其屢次異動都被破獲，所以不僅始終未能反客為主，且更增加了「赤吉蔑」對越共的仇視。再經過中共的挑撥，乃導致

註② 「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本刊、十六卷、七期，拙著。

了印支變色後的越棉共戰爭^③。

誠然，越共已以侵略行動擊敗了棉共波特政權，在金邊另立其傀儡政府，並簽訂了「越棉友好互助條約」，使其得以「名正言順」地駐軍高棉，並在棉境南征北剿。不過波特政權雖已被擊敗，但其武裝部隊並未被擊潰，而是有部署地分股進入山區，與先前的反共游擊武裝，結成了「抗越陣線」，並且經過各派代表大會決定，採分進合擊與首尾相應的戰略，並肩打擊越共駐軍。

如果我們了解今日在金邊的亨桑林政權，祇是由越共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份子所組成，便可料定以這批「半高棉人」來統治高棉，自無法爭取到廣大棉人的歸心；何況越共駐軍以殖民地主人的嘴臉，到處耀武揚威，加深了高棉人對越人的舊恨新讎，更無異替抗越游擊隊為叢驅雀。最近亨桑林政權所屬的部隊，亦與越共駐軍演成刀兵相見，在遭到客軍重大壓力時，即投入抗越游擊隊陣營^④。此一事實更可證明血濃於水，在民族大義的號召之下，越共雖有重兵壓境，亦無法迫使廣大棉人忘記世讎而俯首投降。

當一九七〇年龍諾組成反共政府期間，高棉羣衆所興起的反越共怒潮，曾使旅棉越僑受到波及。不論這批僑民的立場親共反共？都曾遭到棉人的報復，且在羣情忿激之下，他們的生命廬舍，雖在高棉軍警嚴密保護下，亦無法獲得安全，以致當時反共的西貢政府，不得不接受金邊的要求，將所有越僑，一律撤退回越。其實此一期間，龍諾政府部隊，無力抵禦越棉共軍的聯合進攻，而駐越美軍，又苦於無法以地面部隊入棉協防，遂不得不由西貢分兵馳援；但在攻勢被遏阻後，立即撤離棉境，惟恐被棉人誤認為侵略，以免在棉共以民族意識煽動下而視同寇讎^⑤。由此可見高棉人民的民族意識之強，及其對越人啣恨之深，又安能屈服於越共軍的壓力？

三 民族意識壓倒了兄弟親情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印支三邦的烽火頻仍，固然都是出於共產國際指使各國共黨製造而成，但共黨的勝利，則並非表示三邦大多數人民都願意接受馬列主義，而須歸功於民族主義的深入人心。無論是前一階段的抗法戰爭，及其後的所謂驅逐美國「侵略」者，都是以爭取國家民族獨立為號召，可見三邦人民，在經過法國殖民政府半世紀的高壓後，其渴望國家主權獨立與民族解放的熱情，已如怒濤排壑而無可阻遏，共產黨不過乘機利用而已。

註③ 「高棉淪亡內幕」，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一九七七、一、七—十四兩期連載，作者蕭克羅斯 (William Shwcross)。

註④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六、卅。

註⑤ 「轉變中的高棉」，美國「當代歷史」，一九七〇、十二月號，姜德勒 (David P. Chandler) 撰。

因此，我們便不難了解，在三邦變色後，越共企圖以「共產主義無國界」的理論來吞併寮棉，組成「印支聯邦」，在此兩國人民的心目中，勢必視之如當年巴黎殖民者，而同樣予以反對。縱使河內藉永珍與金邊的傀儡政權，及與兩國所訂結的友好互助協定，自認爲師出有名而鎮壓兩國叛亂，又豈能迫使其俯首成爲附庸？當此民族解放潮流已如怒濤排壑的今天，任何強權都難以武力侵吞弱小，由中共哺育而成的越共，既不甘作爲北平的附庸，又豈能將寮棉再置於殖民地的地位？故其所樹立的傀儡政權，勢必被民族主義激越的洪流所沖毀，自在意料之中，祇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明乎此，便可判斷「印支聯邦」的構想，必將成爲畫餅，河內亦將空費周章。

至於所謂共產主義的「兄弟之親」，能不能超越民族主義的血肉之情？除「赤吉蔑」並未接受過越共的哺育，以致反目成讎而外，就越寮共的關係而言，亦早已外弛內張。當一九七〇年秋間，寮共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上校，因反對越共駐軍提高徵糧額而遭到越共當場槍決，曾激起寮共軍紛紛向永珍投誠。這便是寮共憎恨越共軍反客爲主，反對其儼然以殖民地主人自居的實例。此後河內經常派遣文工團進入寮共區，舉行所謂「越寮團結月」集會，顯然是爲了平服寮共的反越暗潮，但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⑥。

自永珍凱山政權由河內一手扶持而出現於永珍後，寮共的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立即與反共叛軍合流，打起了聯合反越大旗。寮共陣營本身極爲複雜，除中越共各有蟬蛻存於其間而外，又有「愛陣」份子及中立派的左翼人士，且以民族派的共黨份子爲中堅。由越共所扶植的永珍政權，其專政的「人民革命黨」，在寮國既無羣衆基礎，而出任國務總理的該黨領導人凱山、豐威漢，及副揆努哈克、榜沙克，又都爲在河內生長的寮人，在寮國一向名不見經傳^⑦。

尤其該黨人才有限，及對本國情況生疏，所以先前在「愛陣」旗下供職於政府的人，除親北平已彰明昭著者被迫離職而外，其餘都被留用，以致永珍凱山政府內部官員，或與反越陣線暗通款曲，或紛紛投奔自由，如副總理兼教育部長蒲米、彭比基特，亦於今年三月底率親信十五人逃入泰國^⑧，可見此一傀儡政權，早已衆叛親離，何況另有反共的苗族武裝，和未投降的右派與中立軍，都在聯合反抗越共統治。從河內不斷增兵入寮，及在泰邊經常聞到鼙鼓聲喧，便不難想見寮人斷不會接受越南人的統治。

四 棉寮反越勢力所獲得的外援

誠然，無論高棉和寮國廣大人民的反越情緒如何強烈，也無論其反越勢力如何強大，如果得不到外力的支援，終難免被征服

註⑥ 同註②。

註⑦ 「寮國「人民革命黨」步出前台」，「紐約時報」特稿，「南洋商報」譯載，一九七五、十二、卅一，綜合版。

註⑧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七九、四、一。

者犁庭掃穴。然而棉寮的反越游擊武裝，則有來自多方面的外國援助。就寮國而言：在中共卵翼下一向以豐沙里為基地的寮共波發部，其割據寮北，早已隨「滇寮公路」的延展而擴張勢力範圍，連當年的溥瑪政府，亦視該區為化外，聽任中共為所欲為。所以中共在寮北的勢力，早已根深蒂固，其駐軍及築路員工的全部撤離，並不表示已放棄此一地區，而是以退為進^⑥。

當中共在越北撤軍期間，莫斯科和河內、永珍都一致指控北平在滇寮邊境集結重兵，即將進軍寮北，北平既一再否認它無意侵略，一般也認為中共已因攻越之戰曠日持久，無力負荷鉅大的戰費，所以不得不自動撤軍，又安能再進軍寮北？然而在滇寮邊境陳列重兵則為事實，北平亦不加以否認。這從瓦瓶平原的叛軍擴大戰火，及寮國前中立軍司令康列，繼寮國反共苗將汪保之後，再出現於北平，其後又有反永珍的寮國「社會黨」組成^⑦，都可看出中共之所以進軍寮邊，旨在護送已整編壯大的寮共及反越陣線叛軍回寮，以便將叛亂擴大升高，造成駐寮的越共防軍疲於奔命。

至於高棉的波特政權游擊武裝，北平已一再聲明，必將繼續支援它抗越到底，問題是高棉與中國大陸無路可通，泰國在面對越共軍已逼近棉泰邊境的情勢下，是否繼續假道？且「赤吉蔑」死灰復燃，使由中棉共合夥支援的泰共再得到外力支援，曼谷亦不能不顧慮及此。不過，棉共已與先前的反共勢力結成抗越陣線，此一反共武裝的基地即在與泰國一山之隔的高棉荳蔻山區，所有外國的支援補給，儘可經由泰邊源源而來。

據莫斯科「真理報」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中共，早已聯手支援高棉叛軍^⑧。由於荳蔻山區的反共游擊隊，乃由先前美國「中情局」和泰國所編練的前「自由高棉」武裝部隊，及變色前的棉裔泰人志願軍所組成，美泰雙方對它的援助為勢所必然。何況華府與曼谷都沒有承認金邊的亨桑林政權，故其對波特政權的接濟亦屬名正言順，而中共對印支三邦叛軍的支援，早已不分左右立場，祇要受援者反對越俄，都視同一體。

一般多不了解，泰國邊防部隊何以將逃避越共軍追擊的棉共軍民，仍然驅回高棉？豈非敵視高棉的反越勢力？其實泰方是讓他們從容易遭到越軍攻擊的據點，經由泰境休息整補後，再送回到越共機械化部隊無法深入的荳蔻山區，因為此一縱橫數百里的原始森林地帶，既無公路可通，且在高棉的一面都是懸岩絕壁，必須繞道泰國，方易於進入山區。再從泰方將他們入境時所繳交的武器彈藥裝備等，都於出境時悉數發還，且以軍車運送他們出境的時間，都在黑夜，便不難推知此中微妙。

當今年二月，泰國總理克良薩訪美，適與鄧小平訪美同時，卡特對泰揆指出：鄧之此行意義重大，接着在美泰聯合公報中，又表明雙方對恢復高棉獨立主權都具有信心。

註⑨ 同註②。

註⑩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五、十八。

註⑪ 「美聯社」莫斯科電，一九七九、六、十五。

繼後施亞努返回北平，中共進軍越北，使美泰與中共聯手支援高棉反越勢力的行動更加顯明^⑫。至前不久在峇厘召開的「東協」外長會議與接着舉行的十國外長會議先後發表的公報，都表明在致力於恢復高棉獨立主權，使由施亞努主持的金邊中立政府，已呼之欲出。據范錫透露，布里茲涅夫在維也納高峯會談時，已就此議向卡特首肯^⑬。可見當前的國際情勢，正在醞釀高棉政局的轉變，勢必影響河內組成「印支聯邦」的企圖。

五 越共本身是否真正強大

我們並不否認任何強國在吞併弱小的初期，都難免引起其他強權的干涉，但征服者經過外交的妥協，及對鐵蹄下的人民施惠懷柔，終令弱小就範，無論是西方列強的開擴殖民地，及蘇俄所建立的附庸，大多如此。至於河內吞併寮棉所形成的內憂外患，能否亦作如是觀？問題在於越共本身是不是真正強大？

從人力資源而言：統一的越南雖擁有五千萬人口，無奈佔半數的南越，自變色以來，一直是叛亂蜂起，社會不安，尤其「南解」政權被吞併後，其反河內派已與反共勢力合流，益加形成烽烟遍地，人民流離轉徙，如非逃亡即鋌而走險，大多加入叛軍陣營。此不僅無助於越共兵力的擴充，且拖住了大部份兵力無法他調，以致兵源仍然祇能倚賴北越一隅，造成人力資源更加枯竭。經過卅年長期苦戰的北越，由於丁男大多在戰陣上傷亡，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其人口結構便是女多於男，達百萬之衆，且都是青年。據估計：當時的農業勞力，女性佔百分之七十，工業勞力，女性佔百分之六十五。由於她們多半有家事和兒女的拖累，所以每月平均僅有十七至廿個工作天^⑭，生產勢必減退。此種戰時的情況，在戰後並未獲得改善，主要是由於戰士們並沒有解甲歸田。

一九七六年，越南正規軍仍然擁有六十五萬人。據國防部長武元甲指出，必須維持強大兵力，以便擊敗比美國更兇惡的敵人，所指的顯然是中共。不過一般多認為河內着眼於倚賴兵工建設，這由當時軍中所喊出的「生產報國」口號即可窺知。無奈南越的叛亂隨之而起，使河內必須派兵清剿；永珍的傀儡政權既無法平亂，又使它不得不增兵入寮；而越棉戰爭繼起，它又須派遣重兵征棉。至今年春間，中共進兵越北，雖不久即自動撤退，但仍然是大軍壓境，使越共亦不得不以四十萬兵力在邊境設防。

若問河內何以在中共已宣佈自動撤軍之日，仍然下達總動員令？且將役齡向前後延伸？其實此乃由於原有的六十萬兵力不敷

註^⑫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十八卷、十期，拙著。

註^⑬ 「寶貴的收穫」，「南洋商報」對峇厘外長會議的評論，一九七九、七、七，四十一版。
註^⑭ 「從北越看印支局勢」，本刊、十三卷、十二期，拙著。

調配，不得不強迫徵召以擴軍而使然。這由它的總兵力已擴充至百萬人以上即可窺知。雖然河內武裝部隊的裝備武器彈藥消耗，以至在戰場上的後勤補給，都有蘇俄及東歐國家源源供應，但由於大部份丁男都被召入營，使人力資源益加短絀，嚴重阻礙經濟建設的進行。所以就經濟的觀點而言，河內已經自顧不暇，又安有餘力輔助寮棉經建，以懷柔政策而建立「印支聯邦」？

六 戰後經濟已由好戰而落空

在從抗法到所謂驅逐美國勢力所興起的一連串戰爭中，越共對人民所強調的，都是為爭取獨立主權，維護領土完整，以便富國裕民。由於越共早已向廣大人民，許下勝利後都可享受到富裕生活的諾言，故其在席捲南越後，並沒有忽略對戰後經濟建設的努力，但實際上，所有的復興計劃，已被好戰份子所點燃的戰火化為飛烟，推原究委，顯然是為了急於實現「印支聯邦」構想所致。一九五四年，越共建立河內政權，曾經有過第一次「五年計劃」，其重點在農業改革增產，並以中共「土改」與農業合作社為藍圖，但因農民羣起反抗而中途改弦更張，將重點移置於工業發展。其後越戰再起，無論農業工業都一無所成，也無暇再訂經建計劃。至一九七五年，始訂立第二個五年計劃，着眼於戰後復興，從翌年開始實施。其中所需的投資總額七十五億美元，都須從外國借貸。

蘇俄和東歐集團國家承擔四十三億美元；中共分擔十五億美元——佔總額百分之廿，其餘須向自由國家分別爭取，以日本為主要目標。東京對開發越南資源雖頗感興趣，但因河內拒絕承認前西貢政府的債務，所以日本祇能由民間組織的「經團聯」出面投資，官方僅給予贈款——一九七八年度為一千八百萬美元。從當時越共在南越經濟體制上，特許私營工商企業的保存，以及范文同本人及其外交官員經常奔走於自由國家以爭取投資，即不難想見其寄望於自由國家協助經濟復興的殷切^⑮。

至去年三月，河內突然宣佈提前取消私營工商企業，迫使所有經營工商業的主東一律掃地出門，此項措施，等於自動關閉了外資投注的大門。由於在南越的華商都遭到了迫害，且其全部資金亦被剝奪，北平遂藉此興起護僑風波，且宣佈停止對越南的全部經技援助，使在河內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佔投資總額百分之廿的中共援款十五億美元，亦因此落空，所剩蘇俄及東歐國家的援款，自不足以適應投資的需要^⑯。

更重要的，是中越共由護僑風波而興起的越南華人逃亡潮，其湧入大陸的廿萬華人中，大多為技術員工，彼等的離去，曾使北越的煤礦與漁業立即減產，亦使本已感到勞力不足的復興建設，更加缺乏人力資源，導致工農業生產更無法達成計劃中的指標。

註⑮ 「印支經濟困難蘇聯糧食救與西方」，「華僑日報」，一九七九、七、十二，二版。

註⑯ 「越南參加經濟互助會」，「南洋商報」，一九七九、七、八，卅五版。

在農業生產方面，南越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向有越南糧倉之稱，土地肥沃，氣候適宜，水稻可有三造收成。但據去冬訪問過此一地區的記者描述，由於烽烟遍地，以致到處都是田園荒蕪，西貢四週，便有一萬多公頃的肥沃田疇都是荒烟蔓草。據胡志明市（西貢）行政委員陶天鐸指出：該地區一九七八年的稻米生產指標為廿萬噸，但實際上祇有十七萬噸的收成^⑮。再由承天省分羣縣的幹部透露：在此一遭受水災的地區，半個月內，每人平均祇配到食米一公斤^⑯。

強大的戰力，必須有富裕的經濟為其後盾。以越南戰後的經濟如此貧困，而又到處耀武揚威，吞寮併棉，企圖組成「印支聯邦」，豈非捨本逐末？無怪河內新起的一代都不滿其領導階層沉迷於控制印支而不顧人民死活，已掀起了奪權的暗流^⑰，這更明顯要求越共自高棉撤軍的呼聲，並非自由國家的自我陶醉。

七 結 論

越共在印支赤化後，繼續逞兵寮棉，炫耀戰無不勝，顯然都是出於蘇俄的指使支援。蘇俄的目的則在促使河內為它開擴印支三邦基地，迫使「東協」國家不敢不接納「亞安體系」，而將中共與美國勢力驅出，以便它在東南亞建立霸權。這對河內言，不過是替蘇俄火中取栗的走卒。但在征服高棉後，棉境的叛亂已風起雲湧，無分左右立場而結成反越聯合陣線，且獲得源源不斷的外援，大有使越共陷入泥淖之勢。何況河內一手扶植的亨桑林政權所屬部隊，亦在民族大義之下，對越共軍倒戈相向，而與反越游擊合流，更令河內不能不重估棉人的反抗勢力。

至於越共根據地北越的廣大人民，在經過卅年的苦戰之後，原以為從此可以享受太平，步入共黨所描繪的天堂。但又以越共遠征寮棉，且不惜與中共化友為敵而演成熱戰，使久經戰禍的越人，都憬悟到苦難將無止境，其反對吞併寮棉，自屬人同此心，連共幹亦不例外。越共政權的一再改組，已顯示在醞釀內訌奪權，這對原先的「印支聯邦」構想，可能會發生不利的影響。

對蘇俄而言：其所以指使河內出兵寮棉，乃在企圖使「東協」國家受到越共重兵的直接壓力，接受它所倡導的「亞安體系」，並將中共與美國勢力一併逐出。不料越共進軍高棉以來，「東協」各國，不僅沒有向它求助——俾對河內釜底抽薪，反而一致表明將為泰國協防，共同抵禦越共進侵，使此一強調以經技合作為宗旨的區域組織，大有轉變為軍事聯防的可能。同時華府一再聲言：一旦泰國遭到越共的侵略，美國必將履行「東南亞公約」義務，出兵馳援^⑱。無論是「東約組織」的復活，或是「東協」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六、十，二版。

註⑰ 「法新社」香港電，引述「南華早報」消息，一九七九、六、十四。

註⑱ 同註⑭。

的變爲軍事聯盟，都爲莫斯科推銷「亞安體系」的絆腳石，且正合乎中共在東南亞進行反霸統戰的要求，與蘇俄先前的企圖適得其反。布里茲涅夫同意卡特所主張的恢復高棉獨立主權，在金邊建立中立政府，並使河內自高棉撤軍，其原因或即在此。

再就寮國而言，永珍政權總理凱山，曾於七月七日對日本「共同社」記者表明，中共在寮邊並未集結大軍，亦未滋生事端^②。這與他前不久附和河內及莫斯科同聲指控北平集結重兵於寮北的話，自相矛盾，似可顯示寮共領導階層已無視於越俄的壓力，而有意使中寮共關係緩和，以便脫離鬭爭的漩渦。

總之，印支三邦並非沒有結成聯邦的可能，但必須在越共本身對南北越都能有效統治，使經濟復興到可以對寮棉給予經技支援，及其哺育的寮棉共都能確切掌握政權之時，方可水到渠成。此時未免言之過早。

註② 「路透社」東京電，一九七九、七、七。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爲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中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六〇〇元
美金 十五元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八〇〇元
美金 二〇〇元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國內 新臺幣十二元
外 美金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